

第四回 孝念深而身可捨不忍宗淪 姻緣斷而情難忘猶思妹續

詞曰：

苦祇為情多，情多苦奈何？寧受冤家累，怕遭恩愛魔，傷身值甚，痛殺是心窩。最恨風波，不容人好過，定使冤沉黑海，心死黃河。呵呵，臭名能作香名播，棄如鐵骨磨。

右調《月雲高》

話說金生聽得有人叩門，忙送了翠翹回去，方來開了門。忽看見書僮慌慌張張來報凶信道：「二老爹死在遼陽，大老爹急要去搬柩，急急請大相公回去商議，即刻就要登程。」金生慌張了，因打發書僮先回，忙鑽過假山缺，來見翠翹。喜得翠翹未歸，尚在後園。見金生道：「郎氣哽神愴，其有意外之變乎？」金生道：「不幸叔父喪在遼陽，父親促我同往，說行李俱已打點端正，今日即馬首東矣。」因頓頓足道：「纔得相逢，又早遠別，我心碎矣。奈何奈何！」翠翹聽了也吃了一驚，恐金生淒楚，轉安慰道：「男兒志在四方，豈以婦女留連。但早去早回，不使妾望斷衡陽，叨愛多矣。」淒然淚下。金生亦涕泣交橫，不能仰視。忽書僮叩門，又來催促。金生恐怕看見，掩淚而別。急回到家，鞍馬行李已匆匆在門，祇得隨父往遼陽不題。

且說翠翹潛身看著金生去了，方纔尋扇破門，將假山下缺洞遮了。回到香房，哽哽咽咽，不茶不飯，癡癡坐到近午。聽得父母叩門，方開了接著道：「爹媽為何此時纔來？」父母道：「我兒不好了，你姨夫家中住了兩個絲客，不曉得他是響馬，賣絲時被原主認出告發，咬定你姨夫是窩家。我同他喫了幾席酒，祇怕也要被他攀害。」

正說不了，忽七八個做公的闖入來，不由分說，竟將王員外父子一繩一個鎖吊在柱上。道聲搜賊，裏裏外外，前前後後，廚房下，坑廁上，各處尋到。箱籠廚櫃，是件打開，凡有可值數分者，盡皆搜去。王婆是拜壽回來，身上衣服新鮮，盡行剝去，釵環首飾一件不留。見翠翹、翠雲衣服雖半舊，卻是綢絹，也要來剝。翠翹發言道：「列位公差，拿去的物件也勾了，哪家沒有妻女，怎麼衣服也不留兩件把人遮身！公門裏面好修行，凡事留一線，不要做惡過了。」公人道：「姑娘莫要怪，我們奉官差來起賊。拿的東西，難道我們耍得！少不得拿去見官，認賊不是，自然還了你們。」翠翹道：「哪家不穿衣服，哪家不喫飯，別物有記認，喫的米，穿的衣，難道也有記認的！你們祇管拿去，我左右拼著命也要鳴一鳴冤，纔辨得明白這樁冤屈。」眾人見翠翹嘴硬，便道：「他們女眷隨身衣服定不是賊贓，還他們穿吧。米也還他，好煮飯把我們喫。」可憐一個好好的人家，立刻變成冰山雪海。

王員外父子蓬頭跣足，手肘腳鐐，靠在庭柱上，被做公人百般拷打。二女並王媽媽跪地哀哀求饒，那裏肯聽。打了一回，又罵道：「老賊頭，小賊頭，你不怕打，且試試繩子看。」因將王觀一把拎將過來，去了鐐肘，脫得精赤條條，露出嫩藕一般的皮膚，聽他施為。一應捕將繩縛定王觀二足大指，緊綁庭柱上。腳跟沾地，足指朝天。又將左右手大指通臂捆定，將繩頭丟過屋梁，叫聲扯，二三人用力一扯，早將王觀腳跟拽得離地五寸有餘。王觀怎受得此刑，大叫一聲死也，氣絕昏死。慌得娘叫兒，姊叫弟，哀求苦告。王觀纔得蘇醒，忽王員外大叫道：「不好了。」母子急回頭看，祇見王員外四肢反吊朝天，面胸朝地，背上壓起一塊石頭，壓得三百六十骨節，節節皆離，八萬四千孔毛，孔孔皆汗，面如土色。翠翹急了，上前一把拽住應捕道：「公差不必作惡，不過是要銀子，你若救得我父親兄弟性命，聽你要多少銀子，我情願賣身子把你。」那應捕道：「姑娘你果有這樣孝心，我自當替你方便。但此事到官，是定然要殺的。除非一兩日內得三百銀子，送捕盜官一百，著一百買了賊人，不要牽連你家。這一百把我們弟兄做效勞之資，方做得來。」翠翹道：「我身拼得為人作妾作婢，三百金還可取辦。」那應捕道：「久聞姑娘精於胡琴，多少名公仕官欲以千金構求。姑娘既肯捨身，事是不難的。」翠翹道：「事到如今，說不得了，求上司先放了父親兄弟，好好商議便是。」那應捕見他許了賣身，因叫眾人替他父子松了繩。不知吊著倒是活的，其繩一松，眼睛一倒，嗚呼死矣。王氏母子一齊號泣，應捕道：「不要慌，我叫他活來。」一手抓住頭髮，兜面一口冷水，他父子兩人打個寒噤，歎了一口氣，漸漸回生。正是人不傷心不得死，鬼門關上又還魂。

父子二人半生不死，淚也沒有，祇是嚶嚶的哼。應捕道：「有茶水把他一口，便回氣了。」翠翹與金生喫的還有未了酒坐在鍋中，斟了一碗，弟與王老，王老接著喫完。又斟一碗遞與兄弟，兄弟也喫了。便覺哭得轉聲，有些眼淚。那應捕道：「姑娘你要救令尊令弟，乘早設法，遲則我們要帶到官了。」翠翹道：「公差上司，待我辦些早飯，請列位喫了。家父舍弟，老爹帶上，我這裏央媒婆設法便是。」應捕道：「姑娘說得有理，卻是要上緊的。」翠翹叫娘收拾酒飯，請公差喫。又拿些與父親兄弟喫。二人喫不下，翠翹說：「事已至此，祇好死中求活，法內求寬，惱也無用。爹爹同兄弟暫到公差家住一兩日，女孩兒即央媒人賣身來救你。」王員外道：「這事怎麼使得，則索聽天罷了。」翠翹道：「此事到官，決無生理。父、弟死則宗枝絕，而母氏無依，我姐妹亦必流落。何如捨我一身，全父弟以全宗嗣，全宗嗣以全母妹。所捨者一身，所全者重大。家貧見孝子，為子死孝，正此時也，苟可救父，死且不惜，矧未至於死者乎！我志已決，爹爹勿以我為慮也。且女生外向，原非家中物。愧女不能為緹縈上書救親，獨不能為李寄賣身庇父乎！」言畢，詞氣激烈，顏色淒慘。王員外嗚咽不能答一語，惟低頭墮淚而已。

應捕酒飯已完，對翠翹道：「多謝，我們且帶令尊令弟去，姑娘作急理會，三日後便要帶到官了。我可憐你孝心，所以替你擔遲兩日，你卻不要自誤大事。你父親兄弟，我不難為他，飯是要送來喫的。王媽媽你卻要同到我家走一遭，方認得送飯。這是賊情事，沒人敢上前，祇好靠自家。我再替你央個媒婆，尋個好人家，也不枉了他一點孝心。」翠翹道：「娘，上司說得極是，你要同他走一遭，看爹爹兄弟如何著落，纔好計較。」王媽媽祇得跟應捕去了。

翠雲道：「姐姐，這事怎了？」翠翹道：「鬻我一身，則全家無事矣。」翠雲道：「大家罹難，怎把姐姐一身當災。」翠翹道：「事到其間，不怕你不走這條路。你年幼怎做得此事。你做良臣，孝事父母；我做忠臣，殺身成仁罷了。你看爹爹兄弟那般受刑，能經幾次吊打。他二人一死，大家少不得也要流落，捨我一身，保全一家，苦事亦是快事。我已看破此身，一任東皇磨滅。」但祇便住了口。翠雲道：「姐姐有甚不了語，到這樣時候還不說向妹子？姐姐，我看你滿臉含憂，兩眉積恨，有萬千心事，似又在憂愁苦惱之外。」翠翹道：「然，信有之。欲對妹言，難以啟齒，如若不言，又怕辜負了那志誠種一片心。」翠雲驚道：「所謂志誠種，莫非金千里乎？姐姐從未覲面，何從知其志誠？」翠翹歎道：「余承金生不諱之盟，誓同偕老。今日禍生不測，全孝安能全善。我此一去，未知飄泊何方。彼及歸來，萬種相思安託。賢妹端坐，受我一禮。」翠雲道：「姐姐要拜我卻是為何？」翠翹道：「此拜為報母，

金郎未了恩情，盡託賢妹為我償還。我雖骨化形消，因風委露，亦含笑於地下矣。」言畢，放聲大哭，死去移時方醒。翠雲慌抱之懷中，道：「姐姐之命，妹無不領，願姐姐好自珍重。」翠翹道：「金郎遼陽纔去，救父救弟又不能少待須臾，事出兩難，不得不託妹氏，以償恩情債負。金生與我有盟章一道，銀串一雙，盡付賢妹。賢妹善事多情，永以為好可也。金生之情不多得，金生之品不易逢，我與他無限期許，悉賴賢妹完之。他日夫榮妻貴，慎毋忘作媒人也。倘媒婆一至，則不及再言，聊為數字，轉寄情郎：為言紅顏薄命，至今斯驗矣。回想月下之盟，可復得乎？金郎體薄而耽於酒，幸少節之，以成其志。所有胡琴閨怨一闋，乃我生平得意之作，予以情近離騷，不免飄泊之苦。他日撫我胡琴，度我怨調，淒風苦雨之中，啾啾而至者，乃爾姐也。爾夫婦其瀝酒以弔之。余昔夢劉淡仙約我題斷腸吟，又道余亦斷腸會中人，大約一生行徑，不出斷腸會外。前為金郎守身，是道其常也。今遭大變，女子一身苦樂由人，何能自主。則索聽其在天，非不堅貞也。萬一金郎多情，妹氏顧念，或有遠訪之雅，大約錢塘江上，定有消息。妹須記者，錢江之兆，得之夢中。前兆既符，後事大約必應。」因頓足哭道：「金郎，金郎，我翠翹負汝也，我翠翹負汝也。我不能酬爾深情，特託妹氏以報厚德。哀哀翠翹，志可憐矣。」

翠翹又哭了多時，忽然自止道：「妹子，我不哭了，娘回家，媒人必至，此乃賊情事，近處斷無人來娶我，定是他鄉外府之人。一討便要走路，那時要留只字，方寸一亂，也不能舉筆。你可取文房四寶來。」翠雲忙尋筆硯，滴水磨墨。翠翹染翰舒毫，一聲長歎，兩淚交流道：「金郎，我翠翹的恩愛止於此了。向全此身，不從郎慾，祇怕合卺之夕，無物為質。千不肯，萬不肯，以質情郎。早知如此，守何為乎！」乃破涕為書云：

翠翹薄命，禍起蕭牆。不能為緹紫代父鳴冤，而僅為李寄賣身，聊蘇家難。賣身必為君辱，愧矣恨矣。回思花下投梭之拒，竟為翠翹薄情案矣。郎念及此，得無欲斷翹之首，懸之市朝，為十日哭也。負此薄幸，無能自續，敬以淑妹代充下陳，君子不棄而俯成之，庶可少酬恩情於萬一矣。天涯海角，指日登程，月下之盟，已成妄想。胡琴一張，怨曲一套，道香一封，他日同我妹焚香調琴，賡歌度曲，香煙繚繞，淒風浙瀝中，有愀愀卿卿自小窗而來者，人耶，鬼耶，翹斯在焉。仁人不叱為心，幸以杯茗瀝我怨魂，其受惠已多多矣。生死之別，聊盡於此。言短情長，不能悉布。惟祈努力加餐，幸毋以妾為念。父母兄弟，統冀破格重青。萬萬。上千里金郎盟下，辱愛妹王翠翹斂衽拜。

封面上寫千里盟兄啟，纔交付與翠雲。忽聞叩門之聲，翠雲收起，翠翹去開門，王媽媽已同一咸媒婆來說親。進門問道：「是那一位姑娘？」翠翹道：「便是妾身。」咸媒婆道：「姑娘倒多，若是近京人，他們一則出不起大錢，二來怕你們是賊情事，不敢來成交。祇有一臨清客人，要討個美妾。銀子倒是肯出的，但要講明，他怕是非，過了財便要帶人起身。要替姑娘斷過，方好去說。」翠翹聽了滿眼含淚道：「既是他出得銀子，救出父親兄弟，跟他去便了。」說得這一句，淚似湘江水，涓涓不斷流，那裏再說得半個字出。咸媒婆道：「既是這等，一說便成，不須憂慮。」翠翹連連點頭。

咸婆去了半晌，領了幾個人來。內中一人雲巾華服，上前見禮，仔細將翠翹看了又看。咸婆捋手紮腳，抹胸按臂，果然是個十分全足的女子。那人又問可曉得甚麼技能，咸媒婆道：「詩詞歌賦，件件俱精，胡琴可為天下首絕。」那人道：「我有金扇一柄，便求一揮。」遞與咸媒婆，咸媒婆遞與翠翹。翠翹道：「請題請韻。」那人道：「以春日聞鳩為題，陽字為韻。」翠翹不待思索，援筆一絕，詩云：

東風吹暖至，百草媚春陽。
何事鳩呼雨，花神欲洗妝。

題畢，付與咸媒婆。咸媒婆接與那人，那人道：「寫作俱工，胡琴也要請教一曲。」此時翠翹祇要救父，顧不得出乖露醜，就將他自己做的《紅顏怨》，撥動胡琴，彈了一曲。其音哀怨淒楚，如清秋鶴唳，幽谷猿啼，聞者不禁涕之無從，而彈者業已心灰腸斷。那人道：「果好絕技，真未曾聞，要多少財禮？」咸媒婆道：「他要救拔父親，非五百兩不濟事。」那人道：「那要得許多，三百兩吧。」翠翹道：「以肉身賣錢，不能濟事，賣之何用！」那人道：「一概乾淨，四百兩吧。」翠翹道：「非五百兩不可。」那人又增五十，兩下講定，問那人出筆？翠翹道：「這卻要我爹爹主張。」因對咸媒婆道：「煩你到終公差家，請我家父親兄弟回來，當面交銀。待我親見父、弟脫了患難，就去他鄉外府，我也瞑目甘心。如今你東我西，知他怎的，我卻自家送了自家身子。」咸媒婆道：

「說得是，我明日同令尊、令弟、終老爹一齊約了這位同來，成事便了。」那人著跟隨的送了三錢一個相封，同媒婆去了。

翠翹道：「娘，你也收拾些水飯，拿與爹爹兄弟喫，就邀終公差同來，我要在他身上討爹爹兄弟清白文書，方放心去哩。」王婆如癡如呆沒了主意，聽女兒這般說，便是恁般。翠雲忙收拾了些水飯，與母親拿了去不題。

且說翠翹姐妹等到黃昏，不見母親回來。翠翹道：「妹子，母親此時不回來，此夜大約在終家住了。我兩朝未睡，明日要替父親兄弟討清白，須要一段真正精神對他。妹子你將廚下收拾一收拾，仔細看□□□□，我假寐片時，再與你談心。」言畢，神昏體倦，就從亂草場上和衣而睡。朦朦朧朧，忽見金生自外而入道：「翠翹，你緣何在此呆睡？」翠翹驚醒，見是金重，道：「哥哥來得正好，若到明日，妾身已屬之他人矣。」金生道：「怎遭此變？」翠翹道：「姨娘家誤住響馬賊，連坐如此。終公差許三百金，可救父、弟之命。妾激於義氣，已許賣身保全。早上講了四百五十兩銀子，明日兌了，便要隨他起身。料來不能見郎，已將盟章等物盡付小妹，囑他終事君子，代報哥哥恩情，不想哥哥卻在這裏。」金生道：「我正欲起身，聞卿罹禍，怎忍捨卿而去。日裏不敢探望，乘夜相訪。既是止要三百金，此事容易，我一力為之。」少頃，公差、父母俱至，那日閑人來看的，也同在裏面坐下，便講價錢。金生挺身道：「翠翹原是我的妻子，我因出外事急，乃為此舉。今我已至，三百金我自代用，豈隨你遠方人乎！」那人道：「既有三百金，自然是金相公的人了。」金生叫書僮取白金三百兩，放在桌上。終冬差寫了一張包管文書，收了銀子，放了父、弟。那相的人不肯去，道：「我費了多少工夫，尋得一個人，我要拿去趁幾千兩銀子，你卻不知不覺要奪了去，那個肯替我你兩個跌一交？」金生大怒道：「你這般說起來，你是個販稍的了，叫地方替我拿了這販賣人口的賊。」那人看見不是風色，抽身便走。翠翹同父母再回拜謝，乃擇日完婚。笙簫鼓樂，送入洞房。兩人正欲成親，忽見那相他人，統一班凶徒，打入洞房，搶了翠翹便走。後面金生領人追趕，一人將翠翹扶上馬背，道：「坐好了，看跌下來。」翠翹攀住鞍轡，那人揚鞭大喝，其馬四足騰空，其去如飛，人漸不見。翠翹道：「如是快馬，金郎怎趕得我上。待我攀住一物，跳下來等他，豈不是好。」信手一扯，扯住一根樹枝不放。那馬脫空而去，翠翹正欲跳下地來，往下一看，呀！不好了，卻不是平地，乃沒天沒地大的一個火坑。烈焰騰騰，光飛萬丈，磨盤大的火塊滾將上來。那樹通身都著，翠翹驚得三魂杳杳，七魄悠悠。正在危急存亡之際，樹上飛下一塊斗大的火球，照翠翹劈面打來。翠翹大叫一聲：「燒殺我也！」驚醒乃是一夢。但見四壁蕭然，孤燈半滅。月影橫窗，微風窺戶，淚眼朦朧，金生何在！惟有小妹睡於牀後。

翠翹長歎道：「好凶夢也，我之生平，大約在此夢中結果了。咳！金生金生，歸來相憶，空結半生緣。我王翠翹再不能和你邀月聯詩，指天矢日矣。」正是：夢破檐鈴驚鐵馬，方知身是幻中人。遂挑燈題驚夢覺九詠云：

其一：

驚夢覺，鼯鼠頻窺燭。燭光明滅似含愁，何曾照見殘妝束！

其二：

驚夢覺，簷前鐵馬搖。水火不知何處也，已燒妖廟倒藍橋。

其三：

驚夢覺，角鼓悲聲壯，可憐紅粉去何之，一度思量一悵快。

其四：

驚夢覺，參橫斗斜倒。今夜淒涼祇四生，來朝分手天涯杳。

其五：

驚夢覺，竹稍風擺錯。冉冉依依似阿儂，飄飄蕩蕩無著落。

其六：

驚夢覺，子規啼夜半。血淚征人催出門，不如歸去何須喚。

其七：

驚夢覺，烏啼殘月落。天昏地暗秋沆滲，露冷風淒人寂寞。

其八：

驚夢覺，松聲低作濤。耳邊似訴相思雜，心上疑聞怨恨高。

其九：

驚夢覺，花影疏櫺罩。悄悄冥冥疑去來，杜鵑移到窗前叫。

翠翹題罷，心緒如麻，不復就枕，惟有低徊腸斷而已。

正是：

已極夢中苦，復作苦中夢。

苦夢不復離，驚覺亦何用！

翠翹不知更作何狀，且聽下回分解。